

家长与孩子的条约 生来不平等(二)

□丁兆梅

想当初。软软糯糯托在手心的小娃娃们对父母那是无条件依赖且唯命是从着,让娃上东不上西、教娃打狗不骂鸡。咱们虽为凡夫俗妇,但就是娃的天和地。以上已成事实决不接受任何反驳。并且在大多情况下,只要不谈学习和成绩,几乎所有人脑海里存储的画面都满溢着父慈子孝、母爱女笑的美好回忆。

看今朝。叨叨有风险,沟通须谨慎。好不容易熬过起早贪黑、鸡飞狗跳的青春期的娃,终于把娃培养成看上去很独立的人了——仅限于思想、学业、生活、交友方面的独立,暂且忽略经济上的不独立,你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该撒手时难免会有些依依不舍,哪怕TA顶着一米八九的个头天天居高临下地俯视你,也不妨碍你依旧认定这还是自家那个需要百般呵护的小宝贝。怕TA忧伤怕TA哭,怕TA踩坑怕TA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总想陪TA多点朝朝暮暮……但是,世道忽然就变了,这种一不留神就成了自作多情。包括我家小羊崽子,也会在我谈兴正浓时粗暴挥手:NO!别烦我!其他家情况貌似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他家的小兔崽子们同样会白眼加白话——别说了;太烦了;你不懂的;不跟你说了;我没法和你对话……或者干脆躺平摆烂、装聋作哑。

唉,半生存了好多话,人家竟然一个字都不要听。太那啥了。

谋未来。人生三部曲,无非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还行,现在不太行,未来怎么行?此情此景让人颇

感茫然:都撞掇着要一起积极谋未来,聪明的你告诉我,咱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叨叨这样熟悉,啊,我实在不爱听……对亲生的小崽子而言,他们从小便无师自通学会了“仰头看父母、低头思对策”,他们目光如X光那样犀利,早就把自家爹妈的脾气、秉性给琢磨得透透的。他们若认同你,你的意见就是爱、是光、是暖、是人间四月天,怎么表达都能春风拂面、滋润心田。他们若不苟同你的当下观点,你掏心掏肺的高见就属于冒犯和控制、就是瞎指挥和乱作为。他们让你别叨叨,是不想被你干扰、为你所困,所以才会直接提醒并果断急刹。若你不知止,甚至非要以父母之名强制执行那些个单方面决定,对不起,很容易就演变成一个笑话。

甚至闹剧,甚至悲剧。

不,这些都不能够!当TA已经长成一棵像模像样能与你比肩而立的大树的时候,你不能只学攀缘的凌霄花,你得设法变成他身边的一棵树,总之尽量作为树的形象和TA站在一起。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辈父母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课题,咱挣不脱逃不过,咱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他、是她,就是咱娃。

我有些朋友,爱娃心切又操之过急,常会在跟亲娃大干一场或小闹一番之后灰头土脸地找我倾诉,试图从我这里博得一些同情、一些理解、一些支持。但我不会给他们任何同情。理解是有的,支持也是有的;同情,是真的没有。
(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

青少年心理健康专栏

青春期突围

外公老了

□陈乾翊

“很好,比晚稻高一个头了。”夕阳下的稻田上,一个老人带着丰收的喜悦,用稻草测量我的身高。他是我的外公,皮肤很黑,头发灰白,像大多数农民一样平凡朴实。

他抓起一捆稻草,压在我背上,可我的臂膀太过瘦弱,往前没几步,便重重地将它摔在地上。“哈哈,你不行啊。”他说着抓起稻草,扔到了他背上的草山上,我跟在他身后,害怕草垛会忽然掉在我身上,然而他却平稳地迈着大步,把它们卸下,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差点被拍倒在地上,他又赶忙把我拉住,暴着青筋的手,握得我胳膊生红。“还是去拾谷吧。”他说着又去码他的稻草。

印象里,他似乎一直都像这样健壮。

那一年,父母请他带我去城里上学,他不愿意坐公交,推出了自己年轻时卖凉席用的三轮车,把我放在车后,上面斑驳的锈迹和糊在表面的泥泞告诉我他曾多少次骑行在烈日暴雨当中,我似乎明白了,他黝黑的身体为何如此健壮。我听着他粗重的喘息,步伐是那么沉,沉到我无法理解。

城市里的高楼比山陵更巍峨、灯火比繁星更闪烁,像是曾经触不可及的太阳。少年逐渐褪去了稚气,童年的稻香也便慢慢在梦境里淡去。

一次偶然,我随着志愿者队坐上了回乡的公交,在那一片稻田里,我找到了他的身影。他的脊背被几捆稻草压弯,我赶忙上去从他身上取下稻草,“难得回来就别帮忙了,读书人的手吃不了这种苦。”他轻声说着,又从我手里抢过草捆卸下。突然,他猛地推了我一下,我仍站着,他却倒在了草垛上。他把头埋进膝盖间,双手紧紧抓着满头的银发。

我看着眼前这个佝偻而倔强的老人,他用一生在土地上写尽了一个古老民族封闭却勤劳的历史。不知多少年前,这个老人推了眼前这个孩子一把,这个孩子倒了;如今却换成老人倒在了草垛上,而少年正意气风发。

许久,他抬起头看向那片纯净的夕阳,浑浊的眼睛像是一片朦胧的霞光。“这是怎么了呢?”他轻声叹着。

怎么了?外公老了。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允许小孩有他们的小心思

□张绍琴

儿子有自己的小心思。

暑假来临时,儿子与我商量:平日按部就班完成学习任务,周末玩一小时游戏。玩游戏是儿童的天性。鲁迅在《风筝》中也说了,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我欣然同意。

平板内存小,容易卡顿,儿子不屑用;电脑设了密码,工作日我便放心上班,留儿子独自在家。下班刚跨入家门,儿子便让我打开电脑。儿子多在电脑上看历史纪录片,有时也看一些搞笑视频,似乎没有反对的理由。我需要用电脑码字时,儿子自觉退让。有时他会提出借用我的手机,说上网查预习过程中不懂的地方,每次借用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我问儿子:“不是借了课本,还买了辅导书了吗?怎么还要网上查?”儿子回答:“我不是天才,书上有些知识点看不懂,网上查可以帮助我理解。”对这种学习干劲,我当然支持。

直到一次非周末时间,同事发微信给我:“你也玩游戏啊?”我回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同事将游戏激战进行时截图给我,原来儿子借查知识之名用我的微信登

录游戏,而微信好友是会自动显示的。从来不玩游戏的我,连这个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当然一直蒙在鼓里。

无奈地承认智商不够,被儿子糊弄。

小时候我也有小心思。记得一次母亲去赶集,答应给我买一个气球,前提是我不贪玩,上山坡割满一背篓猪草。小孩子哪有不贪玩的?等太阳快落山了,我才惊觉母亲快回家了,此时背篓空空,怎样才能割满一背篓猪草呢?我一边加快手上的动作,一边计上心来——找来两根木棍,交叉支撑于背篓,再把少量的猪草蓬松地撒在木棍上,背篓的下部是空的,外面看起来确乎是满满一背篓猪草了。我背着猪草回家,从母亲身边经过时,故意弓下身子,装着猪草很多很重的样子。母亲给了我气球,我自以为瞒过了母亲。

和如今的儿子一样,年少时我一次又一次利用小心思糊弄母亲,母亲早看出了破绽,却没有过分责骂我。那些小心思,在正常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转变,变成了一种向上的动力,终变成为成人的大心思。

小孩有小心思,长大了才有大心思。